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1096 号 投稿邮箱:xinfukan2@126.com

青石街改版了! 欢迎新老朋友来街上做客,这里有平凡生活中的烟火气,有日常琐碎里的人情味。言之有物,皆是文章。

理发店

□南京 明前茶

街头巷尾

那天,我换了一条路去东郊散步,发现路过的街区开了一家理发店,面积只有立等可取的奶茶铺子那么大,是一家快递驿站往后退了两米左右,在右侧隔出的一间门面小店。小店中只有一把理发转椅、一面镜子、一席剪发围单。店主是一个高个儿小伙子,大概三十多岁,看上去认真而腼腆。进门他就介绍说:我这里不提供任何染发、烫发的服务,也没有能躺下来洗头发的水池子,我也没有帮手,所以只提供剪发服务,每位20元,老客新客价钱一样,您接受么?

我太接受了,立刻坐了下来。之前,我去好几家美发中心理发,剪一次头发最少58元,坐在理发椅上,没有片刻清静,发型师小哥总是抓紧时间,喋喋不休地推销充卡。现在好了,理发师只是在我的后脑勺上用一个小水壶喷上少许温水,就剪起来。他准备了两把梳子,三把不同的剪刀,细心梳理,认真端详,只花了大约六七分钟,就给我剪好头发。接着,他用一块小毛巾,蘸取盒子里的鸭蛋粉,仔细掸去我后脖颈上的碎发,扬州鸭蛋粉特有的冷香气息,吹入鼻翼,让我想起了少年时代故乡老城区的理发铺子。那时,所有的理发师都心思单纯,一门心思只是磨炼手上的技艺,那时,老城行走的男女老少,都是原本的发色,眼睛里都是知足、平和的光芒。

还没等我反应过来,理发师已经打开小吹风机,把我发上的湿气吹去,让我顶发蓬松。对镜一看,我的颈部翻翘的凌乱头发,已在理发师的妙手精剪下,变得柔和、整洁又精神。正好没人等待,我就与理发师聊了几句,他说现在门面租金很贵,尽量租得小一点,精简业务,房租压力就小了。之前的十年,小伙子在各大美发机构都工作过,那些

美发厅动辄上百或数百平方米,要养活从店长到总监,助理理发师到洗头、迎宾小妹至少十几名员工,人力资源成本很高,因此,每天早上,小哥和同事都要像打了鸡血一样在门口跳操、高呼励志口号,也花很多时间聆听训话,复盘开会。店长每天都在对店员耳提面命,交代各种推销话术。

“我最不擅长做这个。”小哥也提到,有些打压顾客发型和容貌的话,也会引发激烈的反弹,遭致反唇相讥,搞得他也很难走出情绪的低谷。于是,在攒了一小笔钱之后,他下定决心,要辞职自己干。现在,小伙子完全不用考虑怎么样争抢客户,也不用考虑怎样应付店长的排名与考核。每天,他只要钻研怎样依据顾客的发型、气质与年岁,把发型剪得精神就好了。忙时一天三四十个客人,闲时二十来个,每个人就花六七分钟。小哥心里终于清净了,他甚至把家中的唱片机搬到了店里,不忙的时候放上自己的黑胶唱片,喝上一壶茶。从前,他很焦虑,脸上经常冒出一大片痘痕,灌脓红肿,如今,都渐渐地平息愈合了,再也没有发过作。

我建议:“老城区的老年居民比较多,何不兼做染发生意?染一个人的头发,收益就顶你剪十个头了……”理发师小伙断然拒绝了,他说,“不行,一旦扩大服务项目,就会不停地扩展下去,做了染发,就想做烫发,做了烫发,就想做生发。业务一多,就要扩大店面,招兵买马,费劲管理,最后难免走回老路……”

而今,他只是心思平静地靠手艺而活,把一件事做到极致。店面租金不多,他偶尔关上拉门,带着相机外出,拍落花流水,拍变红的湖中水杉林,拍金黄的银杏叶铺满石象路,也不用心疼那两天的房租。他终于在工作和生活之间取得了微妙平衡,而保全这有弹性、有汁水的生活,其实就源于两个字:不贪。

在开始第二圈的时候,我略微调整了一下呼吸,脚步稍微放慢了一些。前面一对老夫妻在散步,这么晚了还没有回家,两人一边走还一边絮絮叨叨说着什么。跑过他们身边的时候,不经意间瞥到,两人的手是紧紧牵着的。

高速跑了四圈之后,我的心跳进一步加快,额头上渗出了细细的汗珠,小腿肌肉开始有了疲惫感,我想要停下脚步,喘息两口气接着再跑。

正在这时,迎面突然跑过来一个少年,从他身上穿着的校服,我看出他是附近高中的学生。应该是刚下晚自习,就直接来到公园里跑步锻炼了。他身材瘦高,跑步速度很快,经过我身边的时候,带起了一阵小小的旋风,青春的气息扑面而来。能够在繁重的学业之余,抽出时间坚持锻炼身体,可见其心志坚毅,这样的少年未来可期。

曾几何时,我也像这个少年一样,向前奔跑,无畏不惧。少年朝着另一个方向还在疾驰,而我也开始加快脚步,最后一圈即将完成。

只要我们坚持奔跑,总会在深秋的夜晚找到属于自己的一片天空。

开着。未开的荷花苞,像娇羞的姑娘,脸上晕着淡淡的粉红;开放的荷花,仿佛施了厚厚的粉,洁白无瑕。四周的铁丝网,阻挡人们去采摘荷叶与荷花。而白鹭在这里是自由的,它们有的在塘边散步,有的在水里觅食,有的在空中盘旋。

农田里的一片片稻子,那颜色仿佛用颜料染过似的。阵阵风儿吹过,稻子们此起彼伏,一个浪花打着一个浪花。农人们正在浪花里拔草、治虫,辛勤地耕耘着。

旱地里,一株株高大的玉米笔直地站着,它们的腰间、胳膊下,藏不住掖不住的玉米渐渐露出了饱满,红红的穗子披散在头上。

葡萄成熟了。葡萄园的主人在路边卖葡萄。新采的大串大串葡萄,像晶莹剔透的紫色玛瑙。紫色玛瑙散发着甜甜的葡萄味,引得路人垂涎欲滴,纷纷停下来购买。

父亲门前的黄瓜架子倒了。辛苦了一夏的黄瓜架子,被狂风吹倒了,父亲弄走了残瓜架,把那个地方的土整得细细碎碎的,撒上红萝卜种和白萝卜种,我仿佛看到了无数嫩绿的萝卜小芽。

醉螃蟹

□宝应 陆地

舌尖记忆

说者无意,听者有心。这不,中秋前我和发小老胡在饭店吃饭时,开玩笑说,就想吃老家的醉螃蟹。想不到霜降那天中午,有幸收到老胡从老家发来的快递。拿回家拆开包装一瞧,盖好的玻璃瓶里,姜片、蒜片、桂皮、八角等漂浮在上面,十几只螃蟹,双螯八肢齐整,蟹壳青中透黄,每只是有二三两,原来玻璃瓶里装的是醉螃蟹。

螃蟹,在老家可不是什么稀罕物。年少时,在河边、沟渠、池塘里,到处可见它的身影。螃蟹的两个螯子和爪子都有毛,老家有人叫它毛蟹。每年寒露过后,我们孩子光着脚,拎着鱼篓,扛着小铁锹到河边、沟渠里去掏螃蟹。胆大心细的我们两三个小时就能掏到一鱼篓螃蟹。那时拎到菜市场卖,两角钱一斤。白天我们掏螃蟹,晚上提着马灯和大人到河塘圩渠边候蟹。夜色中挂在河边木桩上的马灯星星点点,正在水底爬行的螃蟹见到亮光,立即爬到拦在河里的蟹簰上,沿着织网挥舞着大螯向亮处爬,手疾眼快的我们,猛地用手按住后背,随后从两边夹住甲壳,拿离蟹簰,放到鱼篓里面,再盖好盖子,继续候蟹。那时的螃蟹极多,秋天几乎家家吃蟹,村头村尾一天到晚都弥漫着浓浓的蟹香。

老吃螃蟹,也吃厌了。那时也没有冰箱,要想把螃蟹的美味长时间保存下来,老家人参照制作醉虾的方法,用自制的糯米酒及姜片、蒜片、精盐、辣椒等做配料,挑选个头在二两左右的母蟹——太大不易入味。腌制前,让活螃蟹在木桶里爬行二三天,让它吐尽杂质,再刷去附在螃蟹壳、螯、爪子上的污泥,洗净,倒入米酒,把刷洗干净的螃蟹一只一只放进坛子,平时张牙舞爪的螃蟹,一进坛子,喝了几口美酒,就醉了。待它们全醉之后,再加入花椒、八角等调料,密封坛口,大约半月后便可食用。奈何当时受条件所限,平时吃不到。须有亲戚来,才会尝到醉螃蟹。每逢有亲戚来时,父亲会端上一盘醉螃蟹。盘子里的醉螃蟹散发着缕缕鲜香,直扑我的鼻子,垂涎欲滴。我乘父亲不注意,拿起一只醉螃蟹,跑出去与小同伴一起品尝,那味道鲜美无比。难怪乡贤汪曾祺说:“醉蟹是天下第一美味。”上了中学后,读清代剧作家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从文章中看到了“醉蟹”,我也把李渔制作醉蟹的方法告诉了家人。

自从父母去世后,再没有人给我做醉螃蟹了,也因此极少再尝过记忆中的醉螃蟹的滋味。今年中秋前,我和老胡到浙江,在一家饭店,满怀欣喜地点了四只醉螃蟹,可螃蟹上桌后,仔细一尝,却大失所望,不仅味道不对,就连螃蟹肉,黄也不如老家鲜美。我在饭桌上抱怨饭店做醉蟹的人手艺不精,老胡却笑着说,饭店里的螃蟹是人工养殖的,吃的是蟹饲料,哪有河里的野生螃蟹好吃。仔细一想,老胡说的话也对,谁家饭店腌制的醉蟹不是人工养殖的呢?临离开饭店,我和老胡开玩笑地说,我多吃老家的醉螃蟹。

人间有味是清欢。晚上,我倒了一杯酒,用筷子从玻璃瓶里夹出一只醉螃蟹,放在盘子里,鲜香扑鼻。吃一口,家乡的味道便流进了心里。

窗外风中摇曳的几片树叶渐黄,想起了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婆娑起舞的金色胡杨,思绪回到大漠孤烟。

那是2019年的秋天,我赶上了额济纳胡杨林的最佳观赏期,三十人组成的团队来自两个城市,转机转车到达指定酒店已是第二天午时。进入景区,导游说:胡杨林景区大,防止走丢迷路,将大家分成小组,实行组长负责制。我们和几位美术老师一组。

第一站抵达黑城弱水怪树林,打开了我的眼界,踏进沙漠,荒芜中,胡杨干枯的树枝扭曲着挣扎着神态各异,给人无限遐想。用心感受,用镜头记录,生三千年不死,死三千年不倒,倒三千年不朽的胡杨,我想这大概是游人不约而同的愿望吧。

金秋的蓝天白云飘逸,阳光穿透了一望无际的胡杨林,金灿灿的树叶沙沙作响,徜徉在满日金黄的胡杨林,层林尽染如诗如画,美得让我们忘了年龄,尽情撒欢,你拍我,我拍你,他拍景,互相追逐相映成趣。有位老师为快速抓拍素材竟不知道怎么从栈道跌了下来,全然不顾臂膀划伤了一个大口子,依然欣喜若狂不停地拍拍拍。

沙漠落日,是大自然赋予我们的绝美画卷,整个天空炫丽缤纷。太阳快要落到极点,刹那间,突然变成了红色,红得那么耀眼,落日奇观让人赞叹。一对夫妻聊发少年狂,妻子身着一袭红裙浪漫起舞,老夫戴着一顶时尚礼帽手舞足蹈在旁拍手叫欢,那鲜艳的大摆裙在美妙的旋律中飞扬,舞动的身姿不停地旋转,犹如一幅流动的画。突然,一个翘起,老妻身体倾斜眼看就要摔倒,千钧一发时老夫一个箭步冲上将要接在了怀中,化险为夷的幸福相拥呈现了最美的舞姿……

忆起这次大漠之行,我把震撼心灵的胡杨存进了记忆里。胡杨林的舞姿成就了一幅人与自然完美融合的佳作——《沙漠上的华尔兹》。

沙漠华尔兹

□南京 徐影

旅途况味

夜跑

□辽宁 沈阳宋波

烟火人间

秋风如诗,悠然飘逸,轻轻拥抱着深秋的凉意。夜色中,一抹孤独的影子在这幅画卷上默默出现。晚上9点半,我换上跑鞋,准时出现在了公园慢步跑道上。

园里,游人稀少,灯色昏暗。远离了人声喧嚣,只剩下树枝簌簌轻摇。冷风一起,轻易穿透了身上薄薄的跑步服。我开始了我的夜跑之旅,奔跑在铺满落叶的小径上,听脚下沙沙作响,在一片静谧中激烈运动,仿佛窥破了秋夜的奥秘。

在这深夜的跑道上,我是孤独的行者。但这份孤独并非寂寥,而是与自我的对话时间。我朝着未知奔跑,在寻找自己的路上,永不回头。

第一圈跑到一半,在高速奔跑中,我突然发现前面一道白影一闪而过,跑近了才看清楚,原来是一只流浪的白猫。它横穿过跑道之后,停下身来,从灌木丛中探出半个脑袋,好奇地盯着我。似乎有点责怪我,闯入了原本属于它独享的深秋夜晚。

我们两个默默地对视了一眼,白猫慢条斯理地消失在灌木丛中,我不语,继续向前奔跑,在夜色中寻找自我。

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,到处转转,在家乡看秋。

荒野里,杂草丛生,大片的狗尾巴草摇曳着青青的尾巴。高速公路的斜坡上,开着各种各样的花儿,像铺着一坡五彩缤纷的锦缎子。无花果树上,结满了绿澄澄的无花果,如乒乓球般大小,仿佛树上缀着大颗大颗的绿宝石。

窄窄的乡村水泥路向前延伸着,路旁的意杨树,高大挺拔,枝繁叶茂,两边的树枝在空中重叠交错,善解人意地弄成一片浓荫,恰好遮住这初秋午时依然毒辣的阳光,让行人的心底生出丝丝的凉意。

农人的房屋,如棋子般散落在大地上,他们的院墙上,屋前屋后的树上、厕所顶上、电线杆上,爬满了青的藤,绿的叶,上面热热闹闹地开着丝瓜花和扁豆花。丝瓜花,在阳光的照耀下,金光灿灿;扁豆花,在微风的吹拂下,像一串串紫色的风铃。

空气中飘浮着淡淡的清香,不远处有一片开阔的荷塘。荷塘里的荷叶,层层叠叠,大的圆,小的圆,高高地举着;荷塘里的荷花,亭亭玉立,这儿一朵,那儿一朵,婀娜多姿地

在家乡看秋

□南京 崔峰

四时好景